

2000—2010
十年校园恐怖文学精选集

胆小慎入

第②季

网络惊魂

精选十年名家名篇
体验巅峰阅读快感



上官午夜等◎著

网络时代
——网络时代的中国教育

网络惊魂

网络时代的中国教育
网络时代的中国教育

2000年10月

网络惊魂

第②季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火花的后花园 / 黄萧主编. — 海口 : 海南出版社,
2010.6

(漾青春言情系列)

ISBN 978-7-5443-3338-2

I. ①火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
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115734号

漾青春言情系列
火花的后花园
黄萧 主编

责任编辑: 古 华

策 划: 马慧光

装帧设计: 七七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海南出版社

地 址: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2号

邮 编: 570216

电 话: 0898—66830929 (海口)

0731—84863905 (长沙)

网 址: <http://www.hncbs.cn>

印刷装订: 雅嘉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*1000 (毫米) 1/32

印 张: 52

字 数: 960千字

版 次: 2010年7月第1版 2010年7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43-3338-2

定 价: 118.40元 (共8册)

网络惊魂

第②季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火花的后花园 / 黄萧主编. — 海口 : 海南出版社,
2010.6

(漾青春言情系列)

ISBN 978-7-5443-3338-2

I. ①火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
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115734号

漾青春言情系列
火花的后花园
黄萧 主编

责任编辑: 古 华

策 划: 马慧光

装帧设计: 七七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海南出版社

地 址: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2号

邮 编: 570216

电 话: 0898—66830929 (海口)

0731—84863905 (长沙)

网 址: <http://www.hncbs.cn>

印刷装订: 雅嘉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*1000 (毫米) 1/3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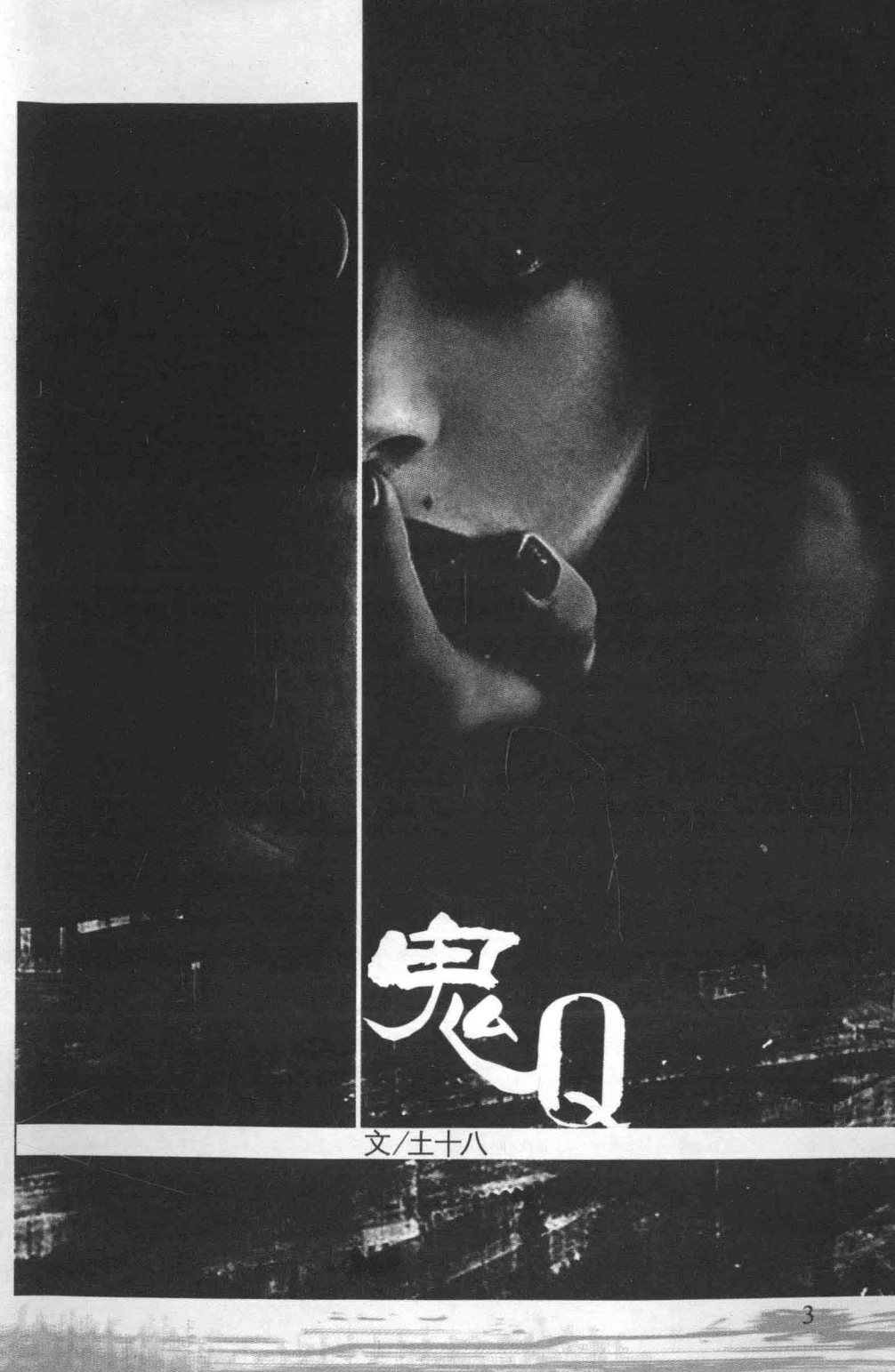
印 张: 52

字 数: 960千字

版 次: 2010年7月第1版 2010年7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43-3338-2

定 价: 118.40元 (共8册)



鬼Q

文/士十八

鬼Q

文/士十八

GUI Q

我有一个网友，认识几年了，断断续续的一直有联系。这个MM写得一手好古词，她说自己有一头长发，于是读她的词时我就会不自然联想到一个幽怨的古代美女，古代美女放到现代肯定已经是鬼了，起码也是被古代美女附了身。

一个如女鬼般的女子——这是我给她的最高评价。

此MM听了，回道：“靠，弄死你！”如此，鬼气全无！

他会在QQ上杀S你。

——这句话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，就像是烙在了我视网膜上，睁

眼闭眼都能看见，甚至还出现在我的梦里。

这是和梅花簪聊天时她在QQ上对我说的一句话，可我完全记不清她为什么会那么说，唯有这句话，就像她的名字“梅花簪”一样，在我心上猛地刺了一下，让我永远都记得那感觉。那一瞬，我感觉到一股凉意顺着后脊梁升上来，天气闷热，我仍不禁打了寒战。据说“鬼上身”就是先从后脊梁开始的，阴森的鬼气从命门升起，爬向百汇。命门穴在后腰位置，是任督二脉的一大穴位。

我躺在床上努力回忆昨晚的聊天记录，试图搞清楚梅花簪说这句话的来龙去脉。而此时已经是上午十点一刻，我刚刚睁开眼睛，阳光透过窗帘渗透进来，整个房间像是浸润在摇曳不定的红酒里一样，有几缕特别执著的光线顺着窗帘缝隙挤进来，刺破氤氲的空气，最后在墙上投射出斑驳的光影。光怪陆离的光影把我的思绪也搅得乱七八糟，令我无法集中精神思考，所以始终想不起昨天晚上发生过什么事。

十点半，我从床上爬起来，扯开窗帘，汹涌澎湃的阳光一下子涌进来，我眼前一黑，一个黑影在眼前一闪即逝。我探出身子往外看了看，什么都没有看见，我住16楼，只觉得地面都飞速地迎面扑来，有些头晕目眩，赶紧缩回身，也许是我眼花了，同时胃部像是被人狠狠揍了一拳似的揪在一起，它需要食物来充实，我已经有二十四个小时没有吃过东西了。冰箱里还剩最后一包方便面，而最后一个鸡蛋已经在二十四小时前被我吃掉了。

煮方便面的时候，有人按我家的门铃，透过猫眼我认出那张变形的脸是小区的保安。我开门告诉他这季度的物业费交过了，保安反而支支吾吾地问我家里人是不是都好。我说你已经看见了，我家就我一个人，很好。他转身离开又去敲邻居的门，我觉得一定是发生了什么

事，追过去问他，他告诉我刚刚有人跳楼了。我这才知道刚才并不是我眼花了，那个在眼前一闪即逝的黑影是有人在跳楼。

我一边吃面一边猜测跳楼的那人是男的还是女的，有多大年纪，为什么跳楼，跳楼的感觉如何，是不是真像他们说的和蹦极差不多，可是我并没有蹦过极，所以只能凭空想象。不知不觉一碗方便面吞进胃里，反而觉得更饿了，就决定到外面找家像样的饭馆好好款待一下受委屈的胃，算起来我已经有五天没下楼了。

等电梯的时候我依然想着梅花簪的那句话“他会在QQ上杀S你。”这句话像魔咒一样根植在我的脑海里，而与之相关的事则完全没有印象。

实际上这种状态持续有一段时间了，也许是在我辞职前，也许是在我辞职之后，总之我这段日子过得浑浑噩噩，昼夜颠倒，暗无天日。每天4点到10点是睡觉时间，10点开始登录到网络游戏，在这个虚拟的数字世界里找人厮杀，杀足一百个人也快到18点了，19点准时到聊天室泡两小时，21:30登录QQ聊天同时找些有趣的论坛、博客乱逛，直到深夜三四点支撑不住才睡去，中间抽时间吃顿饭，每天都这样周而复始循环往复，所以一个月和一天没什么区别。

我也不清楚为什么我会变成这样，朋友说我过得太颓废啦，脑细胞会过早地衰老忘事。看来此言不虚，比如梅花簪说的这句话就怎么也想不起来。但是忘性差并不等于我的智力也退化，只要查看一下聊天记录一切都一目了然，这样一想，心里一下子释然了。这时候我意识到电梯在18楼停了好久都没动了，一定是哪个没有公德心的人占用着电梯，我向来讨厌这种人，决定上去看个究竟。

爬了两层楼梯来到18楼的电梯间，电梯里空无一人，电梯门在那

里一开一合的一直无法闭合。这种情况以前也发生过，电梯门的滑道里如果进了大颗粒的杂物会影响自动感应器。我蹲下身子，很快发现一粒沙子卡在滑道里，我用钥匙将沙子抠出来后，电梯门顺利地关上，并开始下行。

这是部新电梯，但这幢楼里住户素质不高，所以可怜的电梯被使用得伤痕累累，我可以听到电梯的钢缆绷得太紧而发出的“咯嘣”声在电梯井里回荡，声音悠远而空洞，想着自己的生命交付在一根钢缆上，心里说不出的别扭。恰在此时电梯又隆隆地发出两声异响，仿佛是一个负载过重的人发出的喘息，但更像是咳嗽。

突然我的后脊梁上又升起一股凉意，一种不祥的预感泛上来，仿佛在下一秒电梯就要坠落一般，潜意识告诉我要立刻离开这部电梯才是明智的。此时电梯下行到了13楼，我忙去按12楼的按键，但是晚了一步，电梯已然到了12楼，来不及停下，我又按11楼，还是晚了，索性，我重重地拍击9楼和8楼的按键，但是却毫无反应，这是不正常的。电梯又传来一阵异响，我汗流浹背。

就在我快崩溃的时候，电梯“叮”的一声停在了7楼，门无声地滑开，一条黑狗趾高气扬地蹲在电梯门口，用一双温暖的眼睛看着我，狗主人站在狗的身后，我认识他，是7楼的苏先生。

见到了人，心头的恐慌一扫而光，有时候恐惧就这么奇怪，我向边上靠了靠，给苏先生让出位置。然而苏先生并没有进电梯的意思，那条难看的黑狗突然就冲着电梯里狂吼起来。苏先生的狗平时是很温顺的，像现在这种发狂的情况很少出现，苏先生也很诧异，他大声喝斥狗，但那条狗像疯了一样冲着电梯狂吠不止。苏先生看了一会儿狗，又看了一会儿我，仿佛在分析我与狗孰是孰非，然后却冲我一招

手，示意我从电梯里出来。

我本来在电梯里就有些害怕，被这倒霉狗一通乱叫，心里越发有些发毛，见苏先生叫我，立刻从电梯里出来。

苏先生也没说什么，五秒钟后，电梯门自动关上，继续下行。

这时那条狗也不叫了，我和苏先生并不熟，只是在一幢楼里住着，经常碰面，加上苏先生养了一条丑陋的狗，对他颇有印象。

“有事？”我询问苏先生。

“我们一起走楼梯吧！”苏先生并没有直接回答我的话，而是提出走楼梯的建议。其实我也早有此意，于是很愉快地同意了。同时心里隐隐感到一丝的不妥。

“您这狗今天是不是有些反常？是我穿错了衣服惹它不开心吗？”苏先生的狗走在最前面，苏先生跟在狗的身后，我跟在苏先生的身后，我半开玩笑地跟他搭话。

“不是你的错！”苏先生认真地走着楼梯，像是担心会一脚踩空摔下去似的。

“听说狗的感觉比人类灵敏得多，是不是这狗有什么感觉呢？”我试探着问，这其实也是我心里的疑问。

“可能吧！狗能看见人看不到的东西。”苏先生轻描淡写地说道。

可我听后却刷地冒出了一身冷汗，因为他的回答让我想起一个关于电梯的段子。说一个人独自乘电梯，电梯门开了，一个等电梯的人往里看了看却没进电梯，嘴里自言自语叨念道——怎么这么多人。

故事虽然很短，但听过这故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独自乘电梯时都会觉得身边挤满了看不见的影子，而此时苏先生的话令我想起这

则段子，不由心生余悸，下意识地加快脚步，生怕把苏先生和他的狗给跟丢了，留我一个人在空荡荡的楼道里。

走出阴暗的楼道，站到灿烂的阳光下，心里的恐怖一下子被驱散了。但心里对苏先生的举动仍存有疑虑，苏先生也像是看出来，而且他也应该对他的行为做一个合理的解释，为什么有电梯不坐，却平白无故地拉上我走楼梯呢？

“爬楼可以锻炼身体，如果以后有什么事可以直接到我家找我，我住704。”苏先生和蔼地冲我一笑，但在在我看来却是意味深长的一笑，苏先生接着说：“我是个研究数术的。”最后补充这一句的确是意味深长，好像是我以后真的会遇到什么事似的，需要他这个学数术的帮忙。

二

我和苏先生及他的狗在小区门口分道扬镳，他向东我向西，他去遛狗，而我去找吃的。

天气不错，心情也格外的晴朗，看来平时真应该经常下楼走走，而不是整天闷在屋里打网游泡QQ。蓦地，我意识到跳楼的那人可能是17楼的女主人，这个感觉莫名其妙地出现在我脑袋里，尽管是猜测，但却越来越肯定，昨天晚上我似乎听到楼上有人在争吵。楼上的争吵从我搬进来的那天就一直有，而且隔三差五会在深更半夜摔东西，有次我实在受不了，准备去敲那家门告诉他们这样会影响到别人

生活，然而我走到他家门口时，突然听到门里传出呜呜的哭声，是女人的很凄凉的那种哭，深更半夜，令人发怵，于是我就没有敲门。自从那天开始，只要楼上有响声，那个女人的哭声就会在我耳朵里响起。这样一个女人有充分的理由跳楼。

边想着，我信步走进了一家煎饼屋，点了煎饼和几样小菜吃起来。可能是胃里太过空虚，一盘煎饼下肚，饥饿的感觉不但一点儿没弱反而越发的强烈了。我又要了一份，风卷残云般送进肚子后仍是觉得饿。

当我叫到第三份的时候，还没等吃，眼前突然一黑，一阵虚弱感猛烈地袭击了我，一时天旋地转，浑身一点力气也使不出来，仿佛是被别人抽去了筋骨一样。最后的意识是我可能被撑死了！然后看到无数张惊慌失措的脸在看着我。

当意识再次回到我的身体时，感觉自己身体正被人七手八脚地抬着，有人大声喊：“别打120了，直接挂110吧，像是没救了。”

我气得“哼”了一声，那几个身穿服务生衣服的人立刻尖叫着把我围上，“还喘气儿呢！”

我被放到沙发上，力量正在一点一点回到身体里来，努力回想刚刚发生了什么，但是一片空白。

事后饭店的服务生告诉我，我吃着吃着突然就晕倒了，浑身冰凉，没有呼吸，没有脉搏，没有心跳，跟具尸体没什么两样，吓死人啦。我问那个惊魂未定的服务员自己这种状态持续了多长时间，她说有一分钟左右吧。可是我什么都记不起来，更搞不清这种突然的昏厥是怎么回事，不会是患上了什么绝症吧？这样一想，坏的想法纷至沓来。

饭馆老板确认我没事之后才让我离开，而且还免了我的饭钱，这倒是个意外的收获。但想到自己刚刚突然毫无征兆地昏厥不由得又忧心忡忡，我还年轻啊，还没有娶媳妇，我非常热爱生活，珍惜生命，尤其是我自己的生命，于是我没有回家，而是直接去了医院。

到了医院，光是排队就用去了一个多小时，好不容易轮到我了又到了午饭时间，等到下午医生上班时，我整个人真的像大病了一场。医生听我说了症状，提笔开了许多张单子，于是我又拿上单子去排队交费，然后抽血、验尿、照X光，能做的检查全做了，最后的结论是一切正常。

得到这个结果，我喜忧参半，喜的是我并没患上绝症，忧的是我突然昏厥的原因没有查清，说明还存在隐患。花了那么多的化验费，得到这样一个结论我实在不甘心，非逼着医生给我一个解释不行，最后医生说可能是因为我疲劳过度造成大脑瞬间缺血。我并不满意这个模棱两可的结果，医生说难道非要查出什么绝症你才满意，别在这儿瞎捣乱，然后强横地把我赶了出来。

回家的路上，我又去了家中医院，看病还得说中医，不用昂贵的检查费用，只需“望闻问切”，把手指往我的“寸、关、尺”上一放，就知道我气血两亏，说我伏案太久，“久坐伤精，久卧伤神”，让我多注意休息和运动。

经过这番折腾，回到家时已经是傍晚了，我把从超市买回的快餐在微波炉里一热，一顿“丰盛”的晚餐就这样搞定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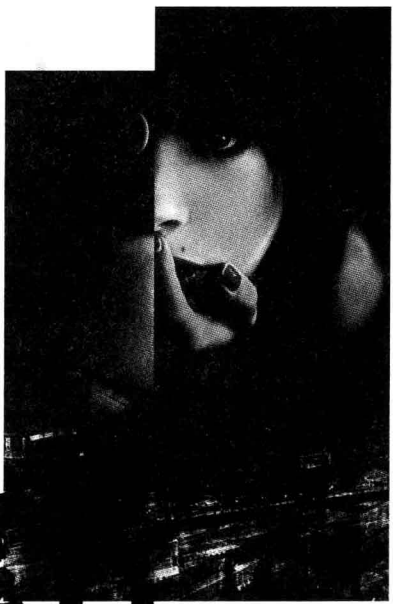
晚上九点三刻，我打开电脑登录了QQ，尽管今天发生了很多事，甚至我还有九死一生的危险，但我始终没忘梅花簪的那句“他会在QQ上杀S你”。

我登陆QQ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翻阅我和梅花簪的聊天记录。然而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的是，在我的QQ好友名单里并没有叫梅花簪的人。我开始是用“CTRL+M”在好友里搜索拼音“M”开头的ID，可是没有找到，但我可以肯定自己的确认识一个叫“梅花簪”的，于是我在好友里一个一个地过滤，可是在三百多个好友里面除了几个长期没有联系，连名字都是空白的ID外（估计是过期了），仍是没有叫梅花簪的人。这令我困惑不已。在努力了一个多小时，时近午夜的时候，我终于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——那就是并不存在梅花簪这个人，至于从前关于梅花簪的一切都应该是我的幻想。医生肯定会这么说的。

看来最近我真的是产生了幻觉，难道自己混沌得连现实与梦幻都分不清了吗？就在我快要接受这个严酷的现实的时候，电脑发出一阵熟悉的“嘀嘀嘀”的声音，这是QQ好友上线的提示音。在QQ界面的好友名单里，梅花簪的头像正一闪一闪地点亮起来，像是忽明忽暗的鬼火一样，令人感到莫名的恐慌。它是打哪里冒出来的？刚刚我不是找它找了一个多小时而无果吗？可能是我的眼花了，任谁在三百多个名字里找上一个多小时，也都会有漏掉的可能。我这样对自己解释着。

既然她自投罗网，就省去了有多的麻烦，我从消息管理器里找到和梅花簪的聊天记录，一共7页，这时候我才意识到，梅花簪这个人我并不是很熟悉，第一次聊天的时间是在一个月以前，这说明我们认识仅仅一个月而已。可是为什么我对她会有一种如此熟悉的感觉呢？这种感觉就像是她是我的一部分，或是我是她的一部分一样。

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



鬼打

文/土十八

三

我从梦境里走出来，暗黑的潮水退去，意识的岛屿逐渐浮出了水面，这时候我醒了，望着洁白的屋顶和墙壁上斑驳的光影，感到既熟悉又陌生，我带着一种新生儿的好奇打量着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世